

心灵漫笔

■安小悠

暑假，儿子在人民公园附近打球。送他到球馆后，我总到人民公园看荷花。

这片荷塘不大不小，足够我沿着红砖铺就的小径不疾不徐地转上两圈，然后去球馆接儿子回家。红栏杆、绿荷叶，搭配得极好。那荷叶大的如伞、小的似碟，层层叠叠，并不显拥挤。微风拂过，荷叶轻摇，宛如浪涌。花开碧浪中，粉白相间，在夕阳中闪光，每一朵都似一盏灯。我最喜欢那尖尖、鼓鼓的花苞，像

蛙声阵阵忆童年

■史金铨

清晨，我被几声蛙鸣唤醒，循声走到小区池塘边，却只见到睡莲与游鱼。童年暑假的早晨总是在这样的声音里开始。

一到夏天，小村就热闹起来。我家依河而居，门前有河堤，河堤下有树林，一条小河贯穿东西，源远流长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空调还没有普及，风扇开始流行，只是不如自然风来得惬意。每逢午饭时分，人们都端着饭碗来到河堤上乘凉、吃饭。大人聊庄稼、说天气，孩子端着饭碗来凑热闹。

邻屋晚会吃着肉丝卤面却打量着我的饭碗问：“煊，你吃的什么菜？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”“是红薯梗炒肉、青椒炒鸡蛋。你想吃吗？”说着，我把饭碗递过去。她用筷子夹了一口红薯梗炒肉放进嘴里，两眼忽然放光：“真好吃！一会儿咱们换饭吃吧。”一顿午饭可以吃两样饭，这对我们来说真是美事一桩。

日头渐斜，树荫拉长。我

扇子摇落旧时光

■张灵英

“数据聚清风，一捻生秋意。”骄阳似火，将我带回那一把小扇摇清凉的童年时光，忆起那时光深处的宁静与美好……

那时，一把扇子便是人们在漫漫酷暑里片刻不离的亲密伙伴。“扇子有风，拿在手中；谁要来借，不中不中。”道尽了扇子在炎夏的重要性。

夏夜庭院，星河低垂。躺椅、凉席、小床、矮凳，逐一铺展开来。人们坐卧其上，轻摇手中蒲扇，谈天说地。扇子送来了清凉，也赶走了蚊虫。大人手里的蒲扇有节律地摇了一下又一下，风向大多对准了孩子，直到孩子酣然入梦。奶奶总是一边轻摇蒲扇，一边指着天上高悬的明月和闪烁的繁星，给我们讲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的传说。有时，她还教我们唱“小老鼠上灯台”之类的儿歌，或给我们讲些笑话。蒲扇摇动的节奏伴着奶奶温和的嗓音，和着草虫里蟋蟀的低吟，编织出童年夏夜最惬意的梦境。

大人们手中那一把把朴素的蒲扇承载着手掌的温度，让

饱蘸朱砂的笔，正欲在天地间挥毫。

荷塘绕“大假山”展开——没错，“大假山”即山名，指示牌上有标注。我总在想，如果实在不好命名，叫“无名山”也好，或者叫“未央山”也比大假山强得多。取名怎可这样随意？山虽假，山上石却真，坡上青草也真，且长得柔软茂盛。

山顶有小亭，飞檐斗拱，红柱黄瓦，很是精致。

记得五月的某天，我和朋友在此闲走半日。那时荷花尚未

和晓会搬着小桌子来到河堤下面的树林里写作业。在风吹着的夏天、在蝉叫的树林里、在开着野花的草地上，两个孩子趴在桌子上写作业。写罢作业，我们就找出一些小砖块，把它们磨成一个个弹珠大小的形状，抓着玩。

夏天的晚上，月色溶溶。我和小伙伴跳皮筋、捉迷藏、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，欢乐的笑声响彻村庄。夜渐渐深了，村庄安静了下来，只有草丛里的小虫在低吟浅唱。玩累的我们倚靠着邻家的草垛，由晓会开始，讲述属于我们孩童的故事……

多年后，当我再回故乡，童年的欢声笑语已成回忆。母亲告诉我，晓会远嫁贵州。记忆里的她，还是像风一样的女孩。

那天晚上，天空忽然下起了雨，落在池塘里，打在睡莲上，也洒在我的身上。雨水淋湿了心情、湮灭了过去。有一朵睡莲在这一刻悄然绽放，那粉红的花瓣清雅动人。远处，隐约又有蛙声响起……

卖瓜往事

■赵会玲

夏天，大街小巷到处可见卖瓜人，我也总会想起那些关于西瓜的往事……

有几年，我们村子的人大都种西瓜，西瓜熟了就摘下拉到城里卖。我十岁那年，家里也种了西瓜。

记得那天早上，天还未亮，我们一家人就起床到地里摘西瓜。田野里一片宁静，似乎还没有从睡梦里醒来，旁边的玉米穗吐着红缨子，大豆在默默开花……

车装满后，天才蒙蒙亮，我们满心欢喜地出发了。乡间土路坑坑洼洼，爸爸在前边拉车，我跟在车子后边走。遇到上坡，我就赶紧推一把。后来到了公路

宁静的夏夜有了灵动的色彩，也流淌着长辈对晚辈含蓄而又自然的爱意。

上了中学后的夏天，几乎每个同学手中都拿有一把竹骨纸面的折扇，有的扇面上还有诗画，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。教室人多，温度之高可想而知，课余时间，折扇也就排上了大用场。同学们轻轻地摇动着折扇，让丝丝凉风悄无声息地从脸颊拂过。获取短暂的清凉之余，大家还偶尔相互交换一下扇子，对扇面上的诗画作品一番品头论足。若是扇上题有诗词，有人就会摇头晃脑地吟诵一番。这些，成为我关于夏日的美好记忆。

一把做工简单的扇子便能成为现代人更为高效的纳凉必备，曾经摇动千年的小扇悄然退出了生活的舞台。但夏日里我依然会拿起扇子，在“慢摇小扇舞清风”中寻得心中的悠然和雅趣。

江水流江漂流而下得名“江流儿”，并在此被救上岸有关。后来，寺毁僧散，在此居住的村民仍将寺名作为村名沿用至今。

我到黑龙潭公社的时候，江流寺的寺已经没有了，但“尖儿寺”的村名还在继续沿用。虽然没有了寺，却听说在附近还有“二百一所庙、三十一孔桥”的盛景。

当时我初来乍到，便向同事打听那所谓的“二百一所庙、三十一孔桥”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凡被问者均是笑而不答，并像看外星人似的看我。这便激发了我的好奇心。一个夏日的傍晚，我骑上被擦得锃亮的“飞鸽”前往探寻。

出黑龙潭向南，过二里许的黄赵村，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。穿过这片荒地，就是老百姓口中的“尖儿寺”了。这片荒地除了野蛮生长的各类杂树，还有几个荒凉的坟头。不逢年节，

开，只有叶子密密铺开去。如今繁花满池，朋友却要远赴他乡。那天午后，我们并排坐在亭中长椅上，绿树掩映之中，看不见荷塘，却清晰地感受着它的美丽。那样美丽的午后，此生难再。我们既回忆往昔，又畅想未来；既互诉相思，又痛说别离……

一天傍晚，我正走在荷塘边，突然背后传来清脆的童音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花呀？”我转身，见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指着荷塘岸边一丛紫薇发问。她妈妈



荷韵

崔芑霞 摄

夏夜寻蝉

■韩月琴

小区附近有个树林。一到夏天，许多蝉的幼虫——“知了猴”会破土而出。它们在夜里悄悄爬出洞外，爬上树梢，蜕去外皮，第二天就可以扑棱着网状的翅膀在树梢之间穿梭，扯开嗓子一声接一声地宣告自己的存在。

每到暑假，去树林里寻找“知了猴”成了我们一家人的乐趣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早早吃过晚饭，带好小桶、镊子、手电筒等，直奔小树林而去。我们弯下腰，进行地毯式搜寻。把我儿时经验讲给孩子听。他十分羡慕，学着我的样子，弯着腰、睁大眼睛在地面上寻找，每一个疑似的小洞洞都被他拿树枝戳破。只要发现目标，我

就会先喊孩子过来。可他不敢直接下手，总用树枝把洞口戳大，再拿镊子轻轻地把“知了猴”夹出来放进小桶。每收获一个，他都如获至宝，翻来覆去地看，还会特意把它放在树上，看它怎样往上爬，有时还放在手指上玩够了才放进小桶，重新开始搜寻下一个目标。

找着找着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我们就打开手电筒寻找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也来捉“知了猴”了，手电筒的光划过林间，一只又一只的“知了猴”被收入囊中。大家迎面走来时常常会互相询问：“你找几只了？”我的目光专注于树根处，我爱人打着手筒只照树上。小儿子最有趣，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你们谁找得多，我就跟着谁。”我们时常会经历这

样的场景：远远看到树身上趴着一只，欢天喜地跑过去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只剩下皮的空壳。虽然空欢喜一场，但是不影响继续满怀热情地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就这样，我们在树林里来来回回转悠一晚上，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。一股九点左右，我们就开始返回。返回路上的人行道两旁长着粗壮的大柳树，偶尔也会发现地上或树上趴着“知了猴”。

夏夜寻蝉，不在于寻到多少，而在于找的过程。漫长的暑期，孩子的世界里不应该只有书本、功课、培训班。置身树林，享受夏夜的晚风，感受搜寻的耐心，体验收获的满足，谁能说这些经历对他的成长没有益处？生活中的乐趣许许多多，夏夜寻蝉，算是其中一种。

卖瓜往事

上，我有点儿走不动了，爸爸就让我坐上了车。

我们快到中午时才来到市区，城市的繁华让我觉得很新奇。我惊叹城里的柏油路这么平整，骑着自行车的阿姨都穿得那么好看。走到一处涵洞时，我更加惊讶：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桥洞，上面还可以过火车。

来到一条大街上，浓密的树荫下有很多卖瓜的车——所以，瓜并不好卖。

晌午过后，爸爸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两碗馄饨，我们俩一人一碗。渴了，我们就切西瓜吃。到下午两三点，还是没有卖出多少西瓜，爸爸就着急了。这时，一个同乡说他遇到了一个瓜贩子，就五分钱一斤将一车瓜全卖了。

流年岁月

关于江流寺的记忆

是，我就十分佩服当地那些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天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在他们的口中，竟然混沌成了“二百一所庙、三十一孔桥”。这不仅让我这个外乡人真的相信这里存在着一大片古刹寺院，还印证了“看景不如听景”的古语不虚。那天我是乘兴而去、败兴而归。

二

因工作的原因，在之后的日

子里我曾多次去过已经没有寺的“尖儿寺”。每次去，自然少不了从村里人口中听到关于江流寺的各种传说，更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多了许多了解。若干年之后，让我念念不忘的不是那座存在于传说中的古寺，而是这个小村代代传承又都引以为傲，更令周边各村艳羡的一种农家美食——米面虚糕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江流寺盛行蒸虚糕。当时，听几个已至耄耋之年的老人说，村里人

接住我的疲惫。

立秋以后，晚风已生凉意，再走近荷塘，初春才露尖尖角的小荷，不等蜻蜓飞走便成接天莲叶。碧色映日，荷花别样红艳，有人旋将荷叶当酒盏，有人且来花里听笙歌，有人兴尽晚归舟……待酷暑把荷花催成莲蓬，从荷塘吹来的风里，已经满含秋天。

最是荷塘行不尽。这个夏天若不曾一起赏荷，没关系，那是秋天希望你一起，留得残荷听雨声……

生活哲思

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

■王春红

外出学习时，我与来自外地的同行成了室友。她五十岁左右的年纪，一头棕黄色的烫发显得颇为时尚。刚入住酒店房间，我们相互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，她便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哼起了戏曲唱段，那随性而婉转的声音里透着说不出的陶醉。

她对戏曲的爱浸透在从清晨到深夜的时时刻刻。除去必要的集体安排和布置的学习任务，她的世界似乎只剩下听戏、看戏、唱戏、琢磨戏。每天早晨睁眼第一件事，她便让手机流淌出戏曲声，像是给起床配上了专属伴奏；每晚七点半，她总会准时守着手机看戏曲打播直播。她观戏时甚为沉醉，时而朗声大笑，时而拍手叫好，兴起时便跟着唱起来。她嗓音清亮、字正腔圆，神情妩媚、顾盼生辉，每句唱词都像是从心底自然涌出来的，整个房间都像浸在一种让人沉醉的氛围里。唱到动情处，她会猛地站起身，手眼身法步一一施展：唱《抬花轿》里的周凤莲，便透着机灵俏皮；唱《穆桂英挂帅》里的穆桂英，又显出庄重大气；唱《收姜维》时，诸葛亮运筹帷幄的机智形象如在眼前……每个角色都在她的唱腔里活了过来。我仿佛看见她身着五彩戏衣，甩着长长的水袖，将生旦净丑的故事次第铺展。

在她醉人的唱腔里，我虽有机会做一名幸福的观众，无奈总在被琐事缠绕：正在整理的学习笔记、没洗完的衣服、要吹干的湿发、待回复的信息……我总在忙碌中想着：等做完这些必须做的事，就可以去读那本特意带来的心爱的书了。可等我忙完一切坐到床头，睡前的时间早已所剩无几，不多

反观自己，所谓的很多的“热爱”，与她相比相形见绌，此刻比夜色更为暗淡。因为我总是在等待——等待完美的时机，等待闲适的心情，等待充足的时间……殊不知，心思在哪里，时间就流向哪里。真正的热爱本就不该有什么条件，真正的热爱从不需要“等待”来铺垫。它该是山涧清泉，不舍昼夜地欢腾奔流；它该是地壳深处的火山，滚烫的炽热无可抵挡。它是看向爱人时眼里藏不住的亮光，是母亲凝视婴儿时脸上的温柔。若总说没时间想做做的事、见想见的人、或许，那并非真正的热爱。

真正的热爱生活大抵应该如此——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，在琐碎日常里品出滋味，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诗风词韵

秋韵（外一首）

■龙熠

华北的辽阔你无法想象
原野里恣意生长
天空弯成了眉眼
秋之神
将自由的风放逐于绿海
风的边际止步于江南
大地之母将秋之魂注入身体
粒粒籽，枚枚果
压弯了渐行渐远的地平线



秋韵如锦，总续华篇

秋云

秋的天空一天比一天高
湛蓝湛蓝的，像倒挂的海
为了给你惊喜和浪漫
我在辽阔的天空
放了一艘纸船
船头立一个远眺的我
船桅升一挂洁白的帆
风一吹，它便摇摆
摇摇晃晃的，载满
一碰就碎的思念

■余 飞

日前，我从有关部门发布的公告获悉，那个盛载着许多传说的江流寺被列入拆迁范围。这个消息勾起我许多回忆……

江流寺是一个坐落在沙河岸边的自然村，现属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曾经在当时的黑龙潭公社工作过几年，对公社下边的各个村庄还算熟悉。当时，河沿李是大队，含两个自然村，其中一个就是“尖儿寺”。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习惯把一些字的发音变异。比方说，河沿李在他们口中就是河沿“俩”或“咧”，“尖儿寺”就是江流寺的俗称。

“尖儿寺”是因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座名叫江流寺的寺院而得名，传说还与唐僧幼时曾被抛入

里时听到周遭村庄人们的共评。如果有幸去了江流寺却没有吃到虚糕，就觉得是一种遗憾。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这个小村，虽然和别的乡村一样都是由家里的女人操持饭食，但评价哪家妇女的“茶饭”水平高低，标准就是虚糕蒸得如何。更有甚者，新媳妇进了门，第一要务就是学会蒸虚糕。这就难怪这里的虚糕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了。

记得我在另外一个村子吃饭时，见到端上饭桌的竟有虚糕，样子像出自于江流寺。未待发问，陪我吃饭的老者便很自豪地说：“儿媳妇的娘家是‘尖儿寺’的。”

那天的虚糕着实是江流寺的味道。而今，没有寺的江流寺眼看连名也没有了，那让我想兹念兹的“米面虚糕”怕也是……

“江流寺的好虚糕”是我在那

本版组稿：陈思盈